

狄仁杰文化公园赏唐槐

张少芳

久闻狄仁杰文化公园早已开园，却一直未曾游览并拜谒，稍有闲暇，于是专程前往。公园偏居于狄村街以北，唐槐东巷以西，周遭是繁华闹市，狄仁杰文化公园以闹中取静的淡然，偏居于闹市一隅，恰似狄公的心怀于民、勤政为民。站在狄仁杰文化公园的大门前，满怀崇敬。

深敬狄公之缘，来自于读书求学间，因一次征文比赛获奖，奖品为一本《狄仁杰断案传奇》。如饥似渴地两天读完，狄公明察秋毫、清正廉明的形象便深植心中。如今来到狄公故里，如同去见一位久未谋面的老友，亲切且仰慕。

由庄重典雅的公园大门进入，朱红色是整个公园的主色调，仿唐建筑风格的狄梁公祠和狄公故居分设园中东西两侧，朱红围墙与朱红楼阁，皆是“日”字型布局，简单而不失庄重。走进西侧的狄梁公祠，狄公塑像威武庄严，院内各房间皆有狄公的事迹介绍，通过电子触屏的动画展示和一块块展板的故事介绍，引经据典，让我们对狄公的事迹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。令人感兴趣的是，在这里居然看到狄公的奏折，其中一件名为《谏造大像疏》的奏折，虽然是复制品，但从内容中可见狄公为百姓殚精竭虑，为百姓敢

于谏言，不愧是唐朝名臣，一身正气，敢于担当。展品还有《新唐书·狄仁杰传》《旧唐书·列传》等史料，通过这些来自古时的遗存，让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大唐，对狄公的了解更加丰富，对他更为钦佩。狄公故居里陈列着唐时期的生活起居用品、家居摆设以及唐代官服和服饰，使人对唐代的生活及民俗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。公园内一泓池水名曰“镜池”，很自然就想到“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。

公园里的唐槐或许是狄公故居最直接的见证者，据传为狄公所植，距今已有1300多年。也许是太古老了，但见唐槐

主枝干粗壮，形状峥嵘，每一条皱褶里都是时光刻录下的深深烙印。这株唐槐至今依然枝繁叶茂，那旁逸斜出的两条横枝，恣意伸展，被铁支架支撑着，依旧生机盎然。而主枝干旁边，又衍生出一棵槐树，同样焕发着生机勃勃。这株唐槐，或许曾见证过狄公的耿直，承载着那时的记忆，何其珍贵。见报载，狄村唐槐成功入选全国“双百”古树——最美槐树之一，当真是实至名归。

狄仁杰文化公园，曾为唐槐公园，小巧典雅，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，游公园，收获颇深。

遇见 雪后拍珍鸟

彭哲

今年冬季的一场强降雪厚厚地覆盖了大地，拍雪景，非汾河景区莫属。水鸟是大雪里的精灵，它们的翱翔为寂静的河畔增添了几多诗意。

凌晨，雪雾低垂的汾河河面薄纱飘渺，景致朦胧。水面上已扑闪出点点滑动飞翔的身影，它们时而如闪电从半空降落击水拍翅，时而立于雪枝上优雅地梳理羽毛……蓦然间，瞧见湿地公园桥白雪茫茫的一座孤岛后面晃出一群野鸭，只见其中两只与众不同：喙呈红色，头部和上背为黑色，腰部和尾上覆白色，头顶的长羽后伸成双冠状……惊奇间，一旁正在摆弄“长枪大炮”的老李悄声告我：“这是中华秋沙鸭。”中华秋沙鸭？我顿时来了兴趣。因为早就听说过，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享有“鸟中大熊猫”的美称。这世间稀有的鸟儿为何青睐地处繁华闹市之中的汾河呢？我正要踩着积雪往前看个究竟，老李做出“嘘”手势，低声对我说：“老兄，别动了，那鸟儿精得很，警惕性高，喜欢在离岸边较远的地方游弋，稍有动静它们就不来了哦……”

闻听此言，我立刻静下心来，屏住呼吸，举起手机，把镜头拉近、放大，仔细观赏着那曼妙的精灵，只见它俩与群鸭们时而嬉逐，时而分离，潜水、觅食、冲浪，一片片银色的波纹伴随着群鸭们拍翅飞翔的倩影荡漾开来，扑面而来的荒野气息为汾河雪景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美，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展现在我的眼前。

也难怪中华秋沙鸭是珍鸟，它们对生存环境非常挑剔，不只是有吃有住就满足了，其所在的河水须清澈无污染，冷水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丰富，而且还要“宜居”，即湿地周围老龄树木茂密，以保证营巢的巢树充足……它们是水域环境的“生态试纸”，它们出现在哪里，说明那里的生态环境就非常好，它们优美的姿态为太原山水增添了独特的生态注脚。据介绍，如今已有160多种迁徙的候鸟们与太原汾河延续“冬日之约”了。

回头再看那群野鸭，早已汇入了翱翔的水鸟大军之中，带起的串串水花与远处的银装相映成辉，我的心也跟着飞腾起来。真想变成秀美汾河的一汪碧波，抑或是一束摇曳的水草，就让那鸟儿俏立在我上面，与我一起翩跹起舞，一块撞水击荷歌唱。



雪韵

拍摄时间:2023年12月
拍摄地点:山西太原

一场盼望已久的大雪,把那些熟悉的场景装扮得银装素裹,整个城市分外妖娆。

杨靳葆 摄

城事 汾河景区看雪

刘玟鸿

太原下雪了。不时爬到窗户上察看雪情，小区停着的车顶上，渐渐地盖上一层薄白，而雪落到地面上，被残存的地温融化，加湿的地面显得愈加黝黑，楼下黑白分明。一直下到下午5点左右，目光所至，终于统一成雪白。我驱车出发，目的地是汾河景区，去看一场纯正的冬雪。

在靠近通达桥的一处停车场停好车，雪粒落在前挡风玻璃上，迅即融化，慢慢聚成细密的雾珠。远远望去，汾河没有上冻，河面上朦胧着薄雾，往日如带的西山消失不见，天地混沌为一体。通达桥上单立着的巨大桥拱，在空中隐现出椭圆形轮廓，如

打开一扇通向混沌世界的时代之门。

打开车门下车，迈步踩上去，雪粉淹没了鞋面。迎风站立，风雪弹在衣帽上，隔着羽绒，奏出啪啪的单调柔响。雪粒如刚刚结出的雪苞，打在脸上，被体温消融，化出一点点的清凉；拍到衣服上，借着力道，干净利落地从衣服上弹落，了无痕迹；偶然有几团大一点的雪粒，在衣服上被拍得粉碎，面粉一样撒开来，留出点点雪痕。我伸出胳膊，如伸出一干树枝，为雪搭起一条可以诗意栖居的臂弯，让它不至于从高贵的云端，直接跌落到尘埃里。然而现阶段的雪，质量仍有瑕疵，我努力

地寻找着标准的六角形雪花，却等来一臂残碎的雪沙，只好轻轻地抖落……走到汾河岸边，回头看到身后留下的一串串脚印，就再也舍不得迈开步子，生怕踩脏大地刚刚穿上的崭新雪衣。

汾河岸边，植几列高高的树，岸坡上散几处矮矮的树丛，雪落出林海雪原的模样。大自然似高明的美容师，在树干、树枝的迎雪面略敷一层雪粉，背雪面留出一段段黝黑，看上去如在天空中划出零乱的线条。雪地上空横着几列石凳，凳面上铺着白色的雪毯，衬托得凳侧愈发湿暗。就这样，实与虚、白与暗……构成宏大的黑白空

间，为并州献上一幅大型水墨画……

夜幕降临，路灯亮了起来。雪霁终于彻底开放，飞舞起一片片六角形的标准雪花。漫天飘洒的雪花聚集着，盘旋着，开始向灯影里发动猛攻，在景区的每一处灯光里，狂舞着。而在灯影之外的暗幕里，汾水静默，雪落无痕，终将我堆成一尊雪塑……

回到车里，雪已完全遮盖住玻璃，四顾茫然，如进入一顶帐篷里。帐内温暖如春，帐外风雪呼啸，拥衣温一壶酒，浅酌慢饮，在苍茫的汾河景区里，看一场冬雪，度一段惬意时光……